

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研究

陳彥伸*

摘要

本文由風水的緣起探討漢代的兩派風水問題，其中形法一派在漢代以後幾近斷絕，直至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篇被發現，其中對於形勢的描述純粹，不摻任何理氣之說，應是研究由漢代形法往宋代形派銜接的重要關鍵。故本文從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作者、以及與形派風水初期著作〈疑龍經〉的比較為始，發現其作者可能是唐人馬曠，且確定其可能是非常接近漢代形法的文獻。後嘗試由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的文意對其進行詳細的分段，將其與關氏、宮崎氏兩家之說比對，訂正其不合理之處，且提出了本文後半存在著錯簡以及雜抄的可能。最後提出「天門地戶」學說，由建築一理想的天地型態開始，後再藉由這個理想型去比較對照詳細的地勢、建構出理想的居宅地勢。

關鍵詞：風水學、敦煌學、形派風水、形法

*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學生。

一、前言

「風水」一詞，只要是生活在漢文化圈中的人，約莫都曾經聽過、甚至日常生活在其中言之用之。但是若要詳細說起何謂「風水」，大多數的人卻都難以準確描述「風水」究竟囊括了哪些技術、又涵蓋了哪些思想範疇，似乎對於常人而言「風水」的神秘與不可解便是理所應當的。

眾多研究中已有共識的是，「風水」一詞最早出於《葬書》、或稱《葬經》，其開篇便言：

經曰：『氣乘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』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謂之風水。¹

從此「風水」一詞流衍千年，可見此書在此門學科中的重要性。綜觀《葬經》以降的風水學著作、不論是形勢派或理論派，其實都難以脫出《葬書》的「得氣」之論，不論是唐代的《撼龍經》、宋代的《雪心賦》、到清代的《水龍經》等等，都可見到符合此思維的理論。²傳說此《葬經》的著者為晉代郭璞，故亦有人將郭璞視為風水學的祖師爺。

但事實上《晉書》所載郭璞著作並不包含此書，《隋書》及《唐書》有《葬書》數十種，但並無郭璞所著，郭璞《葬經》至《宋史》方見記載，大致能確定其為偽書。即便如此，依舊不可否認宋代以降的風水學，皆根於《葬經》而出。

又宋代承於唐代《葬書》理論而形成的兩派風水，其實上溯至漢代皆可見其肇端。關於漢代風水學，在六愚《風水概論》言：

漢初以『聲氣』決定吉凶之『形法』相術，則屬較有理論系統性之風水術；同時，亦應為《圖宅術》五音利宜之前身。³

依其言漢代風水的關鍵字在於「形法」與「聲氣」，且其認為兩者有相關。

但李零《中國方術續考》提及「形法」說：

1 疑〔晉〕郭璞著，〔元〕吳澄刪訂：《葬書·內篇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 808 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1986 年），頁 5-1。

2 六愚：《風水概論》，（臺北：武陵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201。

3 六愚：《風水概論》，頁 439。

相術。也叫『形法』，包括相地形、相宅墓、相六畜等。《漢志》把《山海經》歸入此類。據劉秀《上山海經表》，古人是把《山海經》視為《禹共》一類古書。⁴

此處李零討論的雖是戰國方術士之分類，可其對「形法」的取義來自《漢志》，《漢志》對「形法」之定義原文如下：

形法者，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，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、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。猶律有長短，而各徵其聲，非有鬼神，數自然也。然形與氣相首尾，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，有其氣而無其形，此精微之獨異也。⁵

可以看到，這段敘述中「聲氣、貴賤、吉凶」處於同等的地位，也就是藏於外在形容下的特質或本質，換一個詞彙來說便是象形取義中的「義」。也就是說「形法」並非是「五音利宜」之法的以「聲」求吉凶，而是以「形」求取審視其內涵之「氣」的方法。

且《漢志》的定義中確實對於形法並無任何關於五行之敘述，又術數略五行類中，有《堪輿金匱》、《五音定名》等等可確認為「五音利宜」類風水理論根源之書籍。故依《漢志》、李零之論，六愚之論應非，也就是說「五音利宜」風水術確實興盛於漢代且流傳後世，但不代表漢代風水學說就等於五音之術，「形法」中的相地相物之術便是另一套不同的漢代風水學派，也就是說漢代的風水學應是「五音利宜」、「形法」二路線並行。

《漢志》所載此類著作，又與風水學有關的應是《山海經》、《國朝》、《宮宅地形》三種，後兩者皆已佚失，現今僅存《山海經》一書，也就是說「形法」類文獻幾乎皆盡丟失。在漢朝以降雖然同樣有以「相術」、「相地」、「相宅」等等為主題的書籍存在，比如有稱漢人所作、實際亦可能是唐宋年代的《黃帝宅經》，但其雖有「宅經」之名，卻已經是如同宋代以降混入五行八卦風水術的理論系統。這個現象其實在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中可以窺見端倪，比如其雖有載《地形志》、《相書》等等，看似與《漢志》形法類書籍相似的書名，但在《經籍志》中這些書籍皆被歸到「五行」類，想來各書理論中同樣牽涉五行的可能性很高。又宋代之形勢派又受到《易經》的明顯影響，多少有偏向理氣派的趨向，與漢代之形法似而不同。在敦煌文獻發現以前，這些現象表明可能「形法」傳統在漢代以後被五行理論大量沖淡、甚至可能幾乎斷絕。直

4 李零：《中國方術續考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76。

5 [漢]班固撰，[唐]顏師古注，楊家駱主編：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1775。

到敦煌文書被發現整理的現今方可認知到，雖唐代多見卜葬類的《葬書》系統，其與前代五行利音、後代理氣派有著明顯聯繫，但同樣的有著如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篇，幾乎不含五行、理氣之說，全由方位、形勢下手，明確承繼漢代「形法」的著作。故此篇能助學者重新釐清風水學術的源流，可見其重要性。

但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在兩岸學界中僅有陳於柱、金身佳、關長龍等，整理敦煌文獻之學者，對其字句訛誤做出斟酌、並決定大致的分段，並無針對性研究的文章。放眼全球，亦僅有宮崎順子〈敦煌文書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の形派風水術〉一文，且本文的研究並不深入，對於文本的分段並不準確，亦無分析內部思想。可說本篇的研究尚是一片白地，故有本文之作。

二、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在風水學中的定位

在前言部份，已經申論了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此篇在形法派風水學史上的地位，其身處於承上啟下的節點，為少數可見的純粹形派文獻。又前文利用討論其承上的脈絡，以證明其研究價值，反之此節便意圖往啟下的觀點，根據傳世文獻的爬梳及比較，試著猜測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可能的作者，以及本篇與唐末以降形法風水學的關係。

(一) 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的作者問題

關於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的作者問題，或許可從兩方面去探討，一是傳世文獻中是否能夠尋得「司馬頭陀」此人的記載，二是若無法直接尋得此人的記載，那麼是否可藉由形派風水源流，比較各家後大致確定出其派別或作者，本節便先由前者入手。

翻查傳世文獻，可發現司馬頭陀此人在傳世文獻中確實有載，但其身份問題卻十分複雜。首先在《古今圖書集成·博物彙編·藝術典·堪輿部》中，司馬頭陀這個稱呼有三見分別如下：

司馬頭陀

按《地理正宗》，司馬頭陀作水法。按《江西通志》，司馬頭陀習堪輿家言，歷覽洪都諸山，鈐地一百七十餘處，訖今猶驗。一日，至奉新參百丈，曰：「近於湖南得一山，乃一千五百善知識所居。」百丈曰：「老僧可住否？」曰：「不可。和尚骨相，彼骨山也。」時華林覺為首座，詢之不許。一見典坐靈佑，曰：「此為山主人也。」後往往山，連帥李景讓率眾建梵宇，請於朝，賜號同慶寺，天下禪學輻輳焉。竟如其言。（唐）

劉潛

按《江西通志》，潛，南康籍，哲宗時人，上世為司馬頭陀，著有地理諸說行世，永樂二年得其書，於佛像中，見地理纂要。（宋）

達僧

按《吉安府志》，達僧，姓劉氏，居安福下村水南院，師司馬頭陀，善地理之術，所著有《撼龍經》、《天元一炁》諸書，世有傳之者。（宋）

6

若依以上條目結合敦煌文獻的年代，司馬頭陀應是第一個條目中的唐時人，而第一段條目中的記述，同樣可以在宋代道原《景德傳燈錄》、宋代普濟《五燈會元》、，而宋代劉潛為其子孫，其地理之術一脈相乘。又上文司馬頭陀條目有提到的《江西通志》中所紀錄，基本上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唯一不同之處在其有言：

司馬頭陀，名曠，唐時人。⁷

也就是說司馬頭陀的本名可或許就叫做司馬曠。

但若看到達僧一條，會發現文中稱其「師司馬頭陀」，又達僧為宋朝人，與第一條目中的唐代司馬頭陀時代相去甚遠，兩者有師徒關係顯然不合理。以時代上來說，與達僧可能有接觸的應是劉潛方。實際上，在傳世本《司馬陀頭達僧問答》中，題下有注言：

公姓劉名潛，號陀頭，上世為司馬，宋哲宗時南康府人。經歷江西湖廣，惟吉安所墓。獨多世傳其達僧問答書，永樂間得於寺之佛腹，未知何否。第公之精妙，尤在於水法，今附問答之下，令為一書。⁸

在這段記載中，卻是劉潛本人號為陀頭、又祖上為司馬，故稱其司馬陀頭。又陀頭與頭陀同義、又皆是音譯而來，故司馬陀頭其實便是司馬頭陀。其言永樂年間在佛腹中得其書的說法，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劉潛條目的說法相應，且明

6 [清]陳夢雷編纂，蔣廷錫校訂：《古今圖書集成·博物彙編·藝術典·堪輿部·名流列傳》第 47 冊（成都：中華書局影印雍正年間銅活字本，1985 年），卷 679，頁 58242、58244-58245。

7 [清]陶成等纂，謝旻等編：《江西省江西通志》，收於成文出版社：《中國方志叢書》第 782-5 冊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影印清雍正十年刊本，1989 年），卷 106，頁 3-2。

8 疑 [宋]劉潛、[宋]達僧著：《司馬陀頭達僧問答》，收於《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·堪輿集成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影印版本不詳，1995 年），第 24 冊，頁 11861。

確指出所得之書便是此《司馬頭達僧問答》。以此來看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說為達僧之師的，應該是劉潛、而非唐代之司馬頭陀，且劉潛本人或許也有司馬頭陀之稱，又或者由後世有不錄著者、但書名中有「司馬頭陀」之書眾多，可以推測或許到後來司馬頭陀成為了一個派別、或理論體系之名，而非一人的專名。⁹而這段文字同樣帶來了提醒，司馬頭陀的「司馬」可能未必是姓氏，而是官職，故僅能確定司馬頭陀之名為曠。

但這兩書不同的文字帶來的問題便是，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說司馬頭陀作水法，但《司馬頭達僧問答》之注卻說劉潛作水法，那麼是不是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及《司馬頭達僧問答》間有一方的認識是錯誤的，又或者說這兩段敘並不衝突，其實兩人皆有水法的著作。

若查找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其中有載《司馬頭陀六神回水訣》一卷，或許其言司馬頭陀所著水法便是指自身有錄入的這本書。所謂六神，在徐繼善《人子須知》中有言：

有六神水法，以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勾陳、螣蛇論水者，取青龍配木，白虎配金之類。¹⁰

可以發現徐氏此處便是以「六神水法」為例，或許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載《司馬頭陀六神回水訣》便與徐氏口中的「六神水法」相關。

又徐氏書中對司馬頭陀的記載如下：

《司馬頭陀水法》馬仙著。荊門州馬仙觀有台基尚存，即其成道之所也。

¹¹

倘若結合以上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及《人子須知》兩家的說法，或許能夠《人子須知》所說的馬「仙」，這個「仙」字雖有可能是名、亦有可能是尊稱，倘若是名，則與《江西通志》所說名為「曠」不同，可能是傳聞時混淆。倘若此「仙」是尊稱，那麼司馬頭陀名為馬曠的可能便很高。又有趣的是，這個「仙」字為尊稱的可能並不低，因可看到上文說有馬仙觀、又其有成道的大成就，可想而知馬氏可能是一修行精深的道士，以「仙」為尊稱並不為過。又頭陀一詞在傳進中國後，有泛指出家人的用法，故此身份稱司馬頭陀確有可能，只是這麼說來，其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與僧人交往甚密的敘述就顯得令人玩味了。

9 為求文面整潔易讀，本文此處以降以司馬頭陀稱唐代之司馬頭陀，以劉潛稱宋代之司馬頭陀。

10 [明]徐繼善：《重刊人子地理須知》，收於李升召主編：《故宮珍本叢刊》第 411 冊（海南：海南出版社影印明隆慶三年刻萬曆十一年梅墅石渠閣補刻本，2000 年），卷 8，頁 478。

11 [明]徐繼善：《重刊人子地理須知》，卷 1，頁 4。

且司馬頭陀與道家相關的可信度是不低的，原因在敦煌文獻中除了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篇以外，有學者以為尚有一篇文獻與司馬頭陀相關，也就是編號 p 3865 的《黃帝宅經》。其文基本上與傳世本《黃帝宅經》相同，而不論是敦煌本或傳世本，皆記載有當時其他家宅經之書名，其中便有《司馬天師宅經》一書。此書名出現在敦煌文獻，那麼「司馬天師」之稱在唐代確實存在的可能性便很高，這便與《人子須知》中所載的司馬頭陀馬仙吻合上了。

以此線索再來反省以上的說法，在《人子須知》中雖紀錄有以六神為論的水法，但馬仙所著水法並無六神之稱，故其水法未必是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所載的《司馬頭陀六神回水訣》。又倘若審視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，其文中雖有言及水法，但其言水不用六神，甚至可以說本文中並沒有出現六神系統，僅利用從漢代便已存在的四神系統，且在文中只一出、單純用以描述方位。反之檢視現今流傳的司馬水法，首先其行文與便與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差距甚大，二是其中確實出現了星曜字眼，是該文應較晚出的證據，其作者或與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並不相同。

總結以上說法，則雖然司馬頭陀為唐代人馬仙、或稱馬曠，也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《人子須知》所言著有水法，且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篇在敦煌文獻裡被發現的原始模樣，是與〈禮儀文〉、〈文樣〉、〈咒生偈〉、〈小乘錄〉、〈劉晏述三教不齊論〉等等與佛家相關篇章一齊裝訂，這也符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載其與百丈懷海交往，以及《五燈會元》、宋代顧藏所編《古尊宿語錄》中記載與人論佛等等，與佛教關係密切的形象。

雖說如此，「司馬頭陀」這個稱呼從唐代開始就已是堪輿領域中的知名人物，託名為司馬頭陀所作之書、或被稱為司馬頭陀之人皆所在多有，故綜合而言司馬頭陀為馬曠的可能性最高，但並不能百分百肯定，且就算司馬頭陀確是馬氏，亦不能肯定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確是他所作，僅能作為一參考。

（二）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與形派風水的比較

承上節，即便嘗試值整理出本文可能的作者為馬曠，但其生於唐朝的前中晚何期、或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被作於何時，同樣是毫無線索，難以對此文本做出斷代，故此節便嘗試從學術源流上推理其可能的年代。

而若要提到唐代的風水學，有一位重要人物可以作為時代的參考點，便是生於唐末的楊筠松。在明王禕《青巖叢錄》中有敘述如下：

堪輿家之說，原于古陰陽家者流，古人建都邑立家室，固未有不擇地者。而擇地以葬其術，則本于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、及後人增以謬妄之說。……後世之為其術者，分為二宗，一曰宗廟之法，始于閩中，其源

甚遠，至宋王汲乃大行，其為說主于星卦、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、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剋之理，其學浙閩傳之，而今用之者甚鮮。一曰江西之法，肇于贛人楊筠松、曾文迪、及賴大有、謝子逸輩，尤精其學。其為說主于形勢，原其所起、即其所止以定位向，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，而他拘忌在所不論。其學盛行于今，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。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，業其術者，參其異而會其同，斯得之矣。

12

這大概是最早能夠看到將風水學明確分出兩派的文獻，其中有幾個重點，第一，以前的堪輿術重點在陽宅、甚至都城的擇地，後世才漸漸轉移重點到陰宅上。第二，由陽宅轉到陰宅的關鍵在於郭璞《葬經》，或以前言中提及更準確的說法，是因為唐代的《葬書》潮流，後來的兩派皆是由此而出。第三，後世風水分為兩派，其中江西之法肇端為楊筠松，今最為盛行。

那麼倘若能夠尋得楊筠松之說，將其與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進行比較，便能夠判斷本篇應是在漢代形法的末端，還是在宋代形派風水的開端，亦可判斷其大致的年代。但關於楊筠松之著作，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，言楊筠松尚著有《疑龍經》、《撼龍經》、《葬法倒杖十二法》、《青囊奧語》四書，但亦如四庫館臣所說，這些書籍有很大的可能是冒名委託楊筠松。

首先看到《撼龍經》一書，此書不見於宋代書目，最早被記載是在明代《吉安府志》，且上文引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提及《撼龍經》的作者應是達僧，或可以寬泛一點猜測是劉潛達僧一脈的學者，總之必然遠遠晚於唐代。

又《青囊奧語》一書並未在清代以前的書目出現過，清代堪輿家丁芮朴在《風水祛惑》中說：

凡相墓書之名「青囊」者，始於宋人，唐以前無有也。此附會〈郭璞傳〉語為之，不知璞傳所云青囊中書，明言是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術，並非相墓之書。……檢勘其詞，皆掇拾宋儒之說，如周子太極、蔡西山圖書、及宋代始出之葬書，零星補湊，綴緝成篇，所謂後人皮傳，無所容竄者也。¹³

12 [明]王禕：《青巖叢錄》，收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：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3冊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影印清同治胡鳳丹輯刊本，1985年），頁48。此段引文中所稱「曾文迪」，應為「曾文迪」之誤。

13 [清]丁芮朴：《風水祛惑·青囊經》，收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：《叢書集成續編》第43冊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，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苕溪丁氏刻月河精舍叢抄本，1989年），頁12-2。

丁氏主張以「青囊」稱風水書其實是宋代以降方有的現象，因從宋代開始眾多風水人士推郭璞《葬經》為宗、以郭璞為風水師之祖。前言一節已論，所謂郭璞《葬經》並不見於宋代以前的書目，也一如丁氏所說，《晉書·郭璞傳》中所言青囊書並非墓葬相關之書，故以青囊稱之實為後人附會。

而《葬法倒杖十二法》亦不見於清代以前的書目，準確地說是只見於《四庫全書》及《地理大全》，又余格格《宋代風水文獻研究》中指出：

……今將此部分內容與廖禹的《十六葬法》進行比勘，發現二者除了個別語詞、語句上的增衍缺失，大體一致。但《十六葬法》另有對各種具體葬法的總結，蓋即所謂因而補益之作。實際上，《十六葬法》是從廖禹《扒砂經》卷三《金寶經十六大做法總圖》中輯錄而出的，據此又疑《葬法倒杖》與《扒砂經》之間亦有某些特殊的關係。¹⁴

根據余氏此說，且廖禹此書較早可見於各家書目，可推測《葬法倒杖十二法》應是據此書摘錄後冠名而成。

最後《疑龍經》可以看到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的記載，其言：

《龍髓經》一卷

《疑龍經》一卷

《辨龍經》一卷

《龍髓別旨》一卷

《九星祖局圖》一卷

《五星龍祖》一卷

《二十八禽星圖》一卷

以上七種皆無名氏。并前諸家，多吳炎錄以見遺。江西有風水之學，往往人能道之。¹⁵

也就是說且陳振孫以為該書並無確定的作者，但確實屬於江西學派，且在當地十分盛行。又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尚紀錄有兩書可能與楊筠松相關，分別是《地理口訣》及《楊公遺訣曜金歌》，但這兩書皆以佚失，現今無從見得。總

14 余格格：《宋代風水文獻研究》（浙江：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，2016年），頁101。

15 [宋]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收於[清]王際華、于敏中等編：《四庫全書薈要》，第3冊（臺北：世界書局景印《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》本，1968年），卷12，頁35-1-38-2。

而言之，其實以上可能與楊筠松相關的書籍中，年代最早、又與楊筠松關係最近的應屬《疑龍經》一書。

而《疑龍經》的主要理論為幹龍與枝龍、或稱真龍與從龍兩者間應該如何去辨別，辨別的要點在於水口、明堂、穴、朝山、案山、羅星。可若看到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篇中，主要的理論在於山脈之走向與方位、四神、喝形、五姓等等，會發現兩者所用的理論主體幾乎沒有重疊，且比較起來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所用的概念更為原始。

這個現象結合敦煌文獻可能的年代下，或許說明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的年代較《疑龍經》、或者說江西學派來得早，亦有可能遠遠早於唐末楊筠松。也就是說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此篇，確實為現今學者帶來了一窺漢代形法之末尾，在變化為宋代形派形前，居於兩者的中間、又有濃厚前代痕跡學說的機會。

三、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之風水理論

如前言中所說，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在以往幾乎沒有被學者針對性研究過，僅有文獻整理者稍加校訂，以及一篇論文做過較淺的討論。故本文必須要從較初步的地方入手，也就是整理其大意及分段，後再試圖整理其說，觀察此篇中的主要理論特性為何。

（一）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之分段

目前可見的分段有兩種，分別便是整理者，以及宮崎順子〈敦煌文書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の形派風水術〉所提出的分段，但實際上，兩者皆頗為粗糙，故本文試圖以其文意重新分段，再與此二家的分段加以比較，在討論段落抄寫順序錯亂及他書雜入的可能。

1. 夫天地合儀，吐納陰陽之氣。氣有形之像，影見星玄。星像大小形地，則高低四對。天無南斗北斗，無以運於三光；地無震兌乾坤，何得知于衰王（旺）。¹⁶
2. 故天高西北，地缺東南。天則西北高為頭，地則東南傾為首。天門若無障閉，坐處背後空危。地戶若□門（開）明，面前黑暗如柒（漆）。若在平源（原）開■，遠看北來□；若在柒（深）谷幽原，近■左右回

16 本文分段，為方便討論故每段加以編號，後文中皆採此編號。此處隸定文字，採關長龍之《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》為主，此書並採金身佳之解，再加以校訂，參考價值高。凡例上，□為原文缺字，■為原文殘字，異體、殘字可辨、缺字可推者以（）注出。見關長龍：《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479-485。

抱。若無天門、地戶，五姓並不堪居。商角徵羽與宮，不用鬼門位下。天門山千里萬里來住，則出三品京官。百里已下之山，則宜州縣僚宰。衣藤蒲葉之灑，則宜凡庶所居。平地覆捲（碗）堆罝（岡），此地全無好勢。若水流西北，並為到（倒）逆之津，五姓並不堪居。流回東南長遠，總為生氣。

此兩段總和起來為宮崎氏所分的第一段，準確來說，宮崎氏的第一段是至「此地全無好勢」為止，「若水流西北」以降為第二段。

大致來說，以此兩段為一段，並無太大的不妥。第 1 段中的文句，主要陳述由天地陰陽之鋪排，而鋪排之理想型態藉由氣顯現，在天則顯現成以南北斗成準、以三光為運，在地則顯現成以方位成準、以吉凶為運。第 2 段中則是陳述這個理想型態在形勢上會形成什麼表現，也就是對應天地、地勢應有天門地戶，而天門地戶各有其理想型態，各可致好壞吉凶。

故寬泛上來說，第 1、2 段確實文脈連貫，但一為總綱、一為鋪陳形象，兩者還是略有不同，實可細分。又宮崎氏將「若水流西北，並為到（倒）逆之津，五姓並不堪居。流回東南長遠，總為生氣」一句分為下段，實為大誤，此句明顯同樣在探討水流與天門地戶、人門鬼戶的關係，雖文句稍有不同，但與下段以人體比形的內容差距甚大，不應置於同段。

3. 乾坤相對，如兩臂之齊長；震兌分明，似頭足之全。其山形似體，地象於身。口在鼻前，食息從斯吐納。四支（肢）五體衰旺（旺）並是根生。欲知子午本宮，此正當山勢。不知天地之頭足，待尋蘭倒之文；不識山勢尊卑，塚宅終無起發。

4. 五音庫藏並是申□（庚）；奴婢田園同生丙午；官僚職任總由辰巳之罝（岡）；家口平安莫不天門遮閉；男女長王（旺）乾連寅丑之罝（岡）。

卯地遠有辰山，男女英雄聰慧（慧）。辰巳山來長遠，男女端正可憐；坎地低下窪池，三代子孫龐醜。

聾盲怯弱，專由地戶不明。男女逃亡，特為天□（門）淺路（露）。

乾罝（岡）高遠，男王（旺）多丁；坤隴平長，女多，財帛大足。

由第 1 段至此，則為關氏所分之第一段，據實而言，此分段實無道理。從第 4 段來看，此段與第 5 段開頭皆是「五音」，也就是以唐代人習用的五音五姓角度來看方位的禁忌，又 4、5 段各有側重故本文將其斷開，但關氏將第 4 段

與第 3 段以人身比喻地勢的文句連讀，卻將明顯有關連的 4、5 段斷開，顯然便是有問題的。

5. 五音坐處，男女各有本宮。女坐坤申，男居乾亥。男處寅高坐，女午分不中。水若流出天門，五音並不堪用。

6. 弟（第）一之地，垣然四面平正。弟（第）二之地，東南傾西北高。第三之地，天門地戶成。第四之地，遠近之地回抱有逢迎。

又弟（第）一，山來長遠、去隴寬、回抱急，則男富貴，射（財）祿不沾三代。案山高於坐處，玄孫不得出頭。地戶隱閉日光，男女不處貧賤。

弟（第）三，山來欲住，如龍之舉頭，又如鶴雉欲鳴，似鳳凰之顧望。

山前亂出，短者為尊。山來進罡（岡），南伴俱為侍者。

辰巳朝於乾亥，官職可立待。申若有重罡（岡），穀帛自然豐足。

亥山連寅丑，男則劍氣英雄。庚壬水流于申，田地漸多增長。卯地平回，男女聰明。壬水流於卯，男女多妓（伎）巧。卯水流于酉，居糧不滿斗。震水流於坤，男女並精神。

任寅高則損酉位，無財帛。午水流出天門，男女逃亡零落。

7. 墓前所有流水作聲，疾病常憂哭泣，此名珠鳥之地，官府口舌不停，亦多令聞。

打墓近大驛，男女寬弘；更有辛水東流，商賈甚多宜利，男女自然，君子出入，隨逐貴人，非但目下自如，三代子孫興盛。

此處為關氏與宮崎氏兩人皆取的分段點，其實可以明顯看出的是第 7 段為較異質的段落，這也是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僅有兩處提到墓葬的其中一處，故取 7 之前後作為斷點事很自然的。

問題在於此斷點應該要分在第 7 之前或之後，此處兩人皆將斷點取在第 7 之後，其因或許在於從第 6 段的後半，出現了對於流水以致吉凶的敘述，而此處墓葬的敘述，也主要在敘述流水的影響。

此分段乍看之下無誤，但是仔細檢視，會發現第 6 段的後半，其實對於流水的敘述，其實都有對應的山脈走向敘述上句，故其實是山水為一對的組合。又其實第 7 段與第 6 段的論述方式完全不同，第 6 段尚與前數段相同，皆在討論走向及高低的問題，但第 7 段的文句，卻是以後世慣稱的「喝形」，也就是以

其他事物的形象比喻地勢、用以判定吉凶的方法，又可以看到第 8 段以降，其實多用「喝形」來討論，故此處將第 7 段與前文劃分在一起，其實是值得懷疑的作法。

8. 夫以山勢肥滿，吐氣寬舒，勢似奔牛，多饒雜力。驅羊之隴，多有外姓同居。單山之罝（岡），則出釋子。山脊狀如刀劍，即山（出）兇險兒郎。嶺樹行烈（列）如雲猿，即有赤眉君子。路石形如虎踞，家有竊盜男女。波 技齒之罝（岡），此地多來賊住。

土多棘（刺），更不堪居。草木萎黃，使人貧病。

山林鬱茂足好，仙花樹木伸（增）長。草木肥沃，山泉流水，鳥獸集中，土內青黃，地花烏紫，如此之地，甚足名山。

草木冬夏不彫，更為弟（第）一。

9. 山有雌雄之貌，傾（須）識本形。若不分明其元，不得漫遷罝（岡）隴。兩山相並，低者雌小即去住易看，（高者）雄即山形難別。

雄山去勢長遠，落如鳴鶴之下潭，山隴嵯峨，面似龍頭鹿角，欲識好處，正是口中。此地自有巧形，四對自然周通，朝遯蹤（縱）然不足，地勢甚英雄。

雌山富貴饒財，山壘即宜官職。若乃山面平落，前頭有起大山之勢，去即未停，不可便位為住。

10. 無山平地，有隴即是金龜之地。若高圓似蓋，名為積笏之罝，此地盡出京官、都統、九州之長。若似龍行虎踞，即宜廊廟、軒車、財帛，自然衣食。

面前長闊，百里無山，遠望遙見壘頭，此地英雄無歇坐處。縱然狹（狹）窄，但看五里有朝山，面前案山若無有江河，亦名離障。

此處為關氏所分的第三段分段點，此分段的意圖十分明顯，也就是以「喝形」為主題之段落，此分段除了前文所述未將墓葬之喝形納入的問題外，並無太大的問題。

但本篇的問題，其實是從本段落以降愈趨複雜，如可以看到下段的文字。

11. 五音男女之坐位，總在乾坤。此地若無，徒勞別有。

12. 五音大小之墓，首向貴在平長，撅冢亦在平寬。日照欲得顯陽，遙望又如幽隱。地如藤樹，根吐枝多，形勢若是，即當榮花（華）自發。

此處 11、12 段不論關氏或宮崎氏皆未將其斷開，但此二段與前後文的文義皆難以連接，實有雜抄錯簡之可能。

以內容來說，第 11 段與第 5 段的內容高度相似，可能是接續的文字或對齊的補充，應並參閱讀。又 12 段是本文另一提及墓葬的段落，可將其與第 7 段的墓葬段落比較，會發現第 7 段與第 8 段以降「喝形」的段落確實相似度較高，而第 12 段的敘述反與第 6 段以前的相似度較高。故或可猜測此二段墓葬段落同樣有著錯置，倘若要重新排列，理想上同樣討論墓葬的段落可能同樣位於大段落的最頭或最尾，但可看到第 8 段開頭有「夫」字，顯然是在標記一個大段落的開始，這大概也是關氏與宮崎氏將第 7 段與前文同斷在一起的原因，但若考慮到此處可能有段落錯置的問題，反之將第 7 段置於第 10 段後，將第 12 段置於第 6 段後，如此則墓葬的段落與前文連接，或許會較為合理。

13. 山名海藏，地號浮亭。命合者資壽，祿薄者如何製作？八家之家，劬蹉無禁，直埋永無妨忌，二七三七，總用見在，並無貴賤。

14. 凡居宅，左青龍，東有南流水，是左青龍。右白虎，西有大道，是右白虎。前朱雀，南有洿池，是前朱雀。後玄武，北有大丘陵，是玄武。

在第 13、14 段間則同樣出現了關氏與宮崎氏的分歧，宮崎氏的分段是以第 8 段到第 14 段為一個大段落，關氏則如前所說在第 10 段有一個斷點，以 11 到 13 段為一個段落，在此又斷開，將 14 段獨立成段。

以文義來說，前文已討論過 11、12 段的問題，筆者並不同意兩者的分段法。此處筆者並不同意兩家將 13 段與前文連讀的作法，但對於關氏斷開 13、14 段的作法持肯定態度。原因在 13 段中，明確地出現了佛教的專有名詞「海藏」，這與前文文句皆用中國傳統名詞是大有不同的，這也是本篇中唯一敘述何命適合居何地的論述，與前後文及整體文章理論皆不吻合，從他處、他篇雜入的可能性非常高。

而 14 段其實是一很傳統的地勢論述，以四神為論，寬泛來說此段與全文脈絡相同，文中提及東方流水向南，這與本文主要為論的天門地戶之說相同，但用詞卻與全文差異甚大，可能是抄作本文的註解或輔證，而非正文。

15. 《寺觀圖記》：天門高，住福德之名僧。坤巽相扶，主富貴之極。卯長肥厚，主賤、口舌生。丑未相迎，無有橫口舌。申酉肥，竊盜不敢來

寢（侵）。未地勢寬，的出高僧之位。人山破，子門外遠，主賤、口舌、逃亡。丑未低懸，主僧尼之多病。大門若下，主常住無糧食。坤申低懸，常逢劫賊。巽門若下，主僧命難存。辰戌低懸，即僧道失目。午未上風，僧尼之相憎，心不相扶，事空虛。坤申貯水，長髮納為妻。巳亥交流，僧尼自相染汙，或狂酒在路，勒他女人；或撮面傷，累於官府。亥子位下，尼與俗人交通。

第 15 段則不論關氏與宮崎氏皆將其獨立成段，這是十分合理的，因為此段與 13 段相同，大量出現了佛教的專有名詞，且這次甚至出現了從何處抄錄的書名，當然《寺觀圖記》一書在現今已不見，故難以得知全文，但能夠判斷的是，此文字與上下文並不接續，而其用理論言天門與二十四方雖然與本文相同，但字句習慣大有不同，難以視為同一脈絡的文字，可能是抄錄以為此篇正文旁證。

16. 天門高兮封公侯，戌地厚兮出文章。地戶仰兮財錢集，辰巳斂兮有資糧。鬼門起兮進武士，寅丑壯兮牛犢強。人門攢兮官職位，申未抱兮足牛羊。子肥滿兮食庫滿，午未聚兮盈蠶桑。卯平起兮穀盈倉，酉連續兮施酒漿。

龍盤窟兮賊物聚，地屈曲兮主豪強。青龍連續兮利益，白虎右兮心氣罡。
朱雀引兮進武士，玄武坦兮主田傷。

四隅隊兮年益壽，巳向起兮延命長。內外周回無缺漏，代代富兮多吉昌。
酉未□兮□官宦，群羊隊兮出支郎。午鑾鑾兮宜卿相，伏虎起兮遷帝王。

17. 凡山峈形勢，高處為尾，傍枝長者近為頭，實者為角，曲外為背，內為腹內匈（胸），中出為脊背者為乳、足。

此處段落則關氏與宮崎氏亦有出入，宮崎氏是將兩段連讀，而關氏是將兩段斷開，不論從文義及文句形式來說，顯然都是關氏將其斷開較為合理。

第 16 段中很明顯地句式與前文大有不同，又添增了「兮」字，構成一韻文、或說口訣的型態，而這種口訣型態的總結，其實是在術數書籍中常出現的附錄，用以幫助學者記誦、或幫助不明道理者直接參照使用，故此韻文可能標誌著一個大主題或大段落的完結。

第 17 段承上文所說，其義與上文有所區隔也是理所當然的了，以目前可見的文句來看，此段試圖展開對於「山形」的討論，這便與前文所講的「山勢」有了大小尺度的差別了，顯然在講述完大尺度整體地勢後，後文便是要一個個

部件的分開討論。但可惜的是，目前所存文獻便於此斷去，故現今已無法知道本篇後續如何將理論做詳細的展開。

（二）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之風水理論

上文嘗試整理了此文本應該有的詳細分段，而綜觀各段的敘述中，確實可以整理出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文的特色理論，且此論在文本中的開頭便明確地告訴了讀者。

在第 1 段開頭言「天地合儀」，也就是本篇認為天地應有一「合理」的型態，而當這個合理的形象被鋪排，則陰陽之氣會自然吐納循環。又這種「合理」的氣之循環，又會表現為「形」，使得其可被觀察。可以發現，這個理論其實與前言一節中討論的漢代形法理論相似度極高，可說明確地繼承了此傳統。

又看到接續的第 2 段，本段起始用一「故」字，顯然本篇認為因為天地有一合理的形，而這個合理的形導致了最大尺度的自然地勢，也就是中國境內西北高而東南低。故此處便產生了本篇的第一個理論，也就是好的地勢西北需有高山，若無山則「背後空危」，相對地東南地勢應低，此處原文有一缺字「地戶若□開明」，顯然是「非、否」等否定詞，若不低，則「面前漆黑」。而相對於天門、地戶，此段中也出現了「鬼戶」一詞，而「天門、地戶、人門、鬼戶」、也就是所謂四隅方位，同樣是於漢代便以出現的學說，¹⁷且此處用法同樣是鬼門不可居，意涵一脈相承。

在第 3 段開始出現了較複雜的方位問題，首先可以察覺，此處被標舉出的是「乾、坤、震、兌」四卦，看到這種敘述，雖是八卦，但尚須決定其所用究竟是先天或後天系統，而參文具中對於卦之方位的敘述，是「乾坤如兩臂」、「震兌如頭足」，可見震兌應是在在一直線上，故可知其用文王後天八卦系統，又此系統中乾坤居於兩斜角，確實似是人肩。當然在風水學中並不會希望山形連線真的如同人體之形，而是其相對、分明、吞吐、主幹與分支的概念似於人體，而此處以此做比以言地勢之用。

又第 4 段中又出現了更複雜的方位系統，從「丙午」、「辰巳」並稱看來，此處可能開始雜入了二十四方位的稱呼，也就是十天干與十二地支除去戊己，再加上乾、坤、艮、巽四卦，將四正四隅每個方位都再一分為三，後此方位系統在航海時亦多用。

¹⁷ 對於四隅方位在漢代便已被大量利用的論證，可參謝聰輝：〈四隅方位：漢代式盤與道教科儀的運用析論〉，收於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編：《第二屆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——兩漢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師範大學，2005 年），頁 645-676。

在第 4、5、6 段，便是利用二十四方系統，根據前言的天門地戶學說詳細敘述各個細部、鋪排居住地之形，若其山勢、水向、居所皆合於天門地戶之說，則可以得到好的運勢或結果，反之亦然。

首先可以注意到，第 4 段開頭，言奴婢田園最好居於丙午、也就是南方偏東，而庫房應在申庚、也就是西南西方位。又在第 5 段所說，男居乾亥、也就是西北偏北方，女居坤申、也就是西南偏西方。整體來說，則可以整理出男主人坐於天門，而田地、僕人居於對門稍偏，因不可阻擋地戶，而女性則居於代表陰性的坤方，又庫房置於其側，顯然是由女性掌管一家財帛，以此構成了一個合理的宅院構圖。

又從此基本構圖上，本篇又加以闡述其變化，可看到筆者照文章順序整理 4、5、6 段中致「吉」的地勢列表如下：

表一

1	天門閉	家口平安
2	乾連丑寅之岡	男女長旺
3	卯地遠有辰山	男女英雄
4	辰巳山來長遠	男女端正可憐
5	乾岡高遠	男旺多丁
6	坤隴平長	女多財帛大足
7	辰巳朝於乾亥	官職可立待
8	申若有重岡	穀帛自然豐足
9	亥山連寅丑	男則劍氣英雄
10	庚壬水流于申	田地漸多增長
11	卯地平回	男女聰明

可以發現 1、2、5、7 其實是在敘述同一件事，也就是天門的理想型態，會發現這幾項皆強調乾方天門須閉、須高遠，甚至第 2 項還明確描述到此高山最好向北延伸、甚至到達東北方，則為最佳。

以此可以看得出來理想上由最高的乾方地勢漸低，到了東北方最好還是可以維持一定的高度，相對的看到西南方會發現也是相同的道理，在第 6 項說坤之隴平長，隴只的就是小山，此處又用平長言之，可見最好是高度平緩但略有起伏又綿延之地，第 8 項的重岡也是在形容這種山坡的綿連，以此就達到了東北與西南之對稱。

又接著可以看到接近地戶處的地勢問題，在第 3、4、11 項皆指出，東方之地最好平坦，且可見遠山，尤其地戶來山必須長遠。

而在這種地勢高低之下自然就會出現水流的問題，第 10 項顯然便是一個理想的水流狀況，也就是由較高的北方或西方，往西南方流動。

相反地，倘若有著與天門地戶大勢相反的地勢水流，則會帶來不好的結果，同樣筆者將 4、5、6 段中致「凶」地勢列表如下：

表二

1	坎地低下	三代子孫粗醜
2	地戶不明	聾盲怯弱
3	天門淺露	男女逃亡
4	水出天門	五音不堪用
5	壬水流於卯	男女多伎巧
6	卯水流于酉	居糧不滿斗
7	任寅高則損酉位	無財帛
8	午水流出天門	男女逃亡零落

可以看到其中 1、3 都是在敘述天門、北方不夠高深的問題，延伸而說第 7 項，便是在說從北方到東北方一片的山脈高於天門。相反第 2 項便是在敘述地戶形象不夠理想，可能是其地不夠低平、或是來山不夠深遠等。

而此種非理想地勢帶來的水流，當然也就會帶來不好的結果，故像 4、8 描述的由天門出水，這在天門最高的情況下自是不可能的。第 6 項也是由本應低平的東方流向較高的西方，且剛好在土地當中劃過。

較令人玩味的是第 5 項，較高的北方水流向卯地，這在地勢上來說是有可能的，但卻與致吉所述，水集中於西南一側的敘述相反，所以其至凶合理，但其緣由可能需要再深一步探討。

又在這幾個段落中，較可質疑的是「震水流於坤，男女並精神」一句，從「精神」來說，此看似是致吉的水流。但其與致凶的第 6 項相同，皆是與由平地而出之水，又其流向同樣是靠近有方的坤方，雖說其有稍偏，但大體走向相同、又也是劃過地勢正中，照理來說應為致凶。則問題可能出在「並」字上，此處或許不應解作「皆」、「齊」之意，《說文》以為「並」字可通於「併」，又在《荀子》中有言：「併己之私欲，必以道。」此處之「併」便是做屏、除之意，若此處將「並」做此釋，便可符合致凶。

又統整以上所說去檢視第 6 段，可看到此段開頭似乎是將個各種不同的地勢排次列等。直覺上，或許會以為「第一」應該是最好的地勢，可此處顯然相反，由第一、第二處處遞進，至第四而最好，由四面平坦無地勢可說開始，到由西北向東南傾的地勢，再到西北確實有山、東南確實平坦的天門地戶已成的

地形，再到符合上文致吉描述所說的平地有回抱、高地有來朝、山則深遠、兩側漸低層疊，便是本文描述最理想的大體地勢。

四、結論

本文由前言風水的緣起開始講起，探討漢代的兩派風水問題，闡明其中形法一派在漢代以後幾近斷絕，到了宋代以後的形派卻是與漢代差距甚多。又宋代風水承於唐代《葬書》熱潮，同樣地宋代形派或許在唐代也能尋得其對應的文獻。而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一篇，便是很好的材料，其中對於形勢的描述純粹，不摻任何理氣之說，是研究由漢代形法往宋代形派銜接的重要關鍵。

故本文從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的背景，也就是探討其作者、以及其與形派風水初期著作〈疑龍經〉的學說比較，發現其作者可能是唐人馬曠，且其說可能遠早於楊筠松或江西楊派的形派風水學，可能是非常接近漢代原始模樣的文獻。

後正式進入對於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本文的探討，首先因為此篇的研究極為缺乏，故本文嘗試由文意對其進行詳細的分段，又將本文的分段與關氏、宮崎氏兩家之說比對，訂正其不合理之處，且提出了本文後半存在著錯簡以及雜抄的可能。

最後嘗試整理〈司馬頭陀地脈訣〉中最為重要的天門地戶學說，此說由建築一理想的天地型態開始，有明顯的漢代氣化和形法的理論痕跡，後再藉由這個理想型去比較對照詳細的地勢，以建構出一個理想的居宅地勢。而此理論其實集中在此篇的前半，後半其實有大量的「喝形」取吉凶紀錄，但是難以統整為一個有體系的理論，資料集的性質較重，故本文暫且略去不提，留待後續研究。

徵引書目

(一) 專著

[漢]班固撰，[唐]顏師古注，楊家駱主編：《漢書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年。

疑〔晉〕郭璞著，〔元〕吳澄刪訂：《葬書》，收於〔清〕紀昀等編：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808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1986年。

[宋]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收於〔清〕王際華、于敏中等編：《四庫全書叢要》第3冊，臺北：世界書局景印《摛藻堂四庫全書叢要》本，1968年。

疑〔宋〕劉潛、〔宋〕達僧著：《司馬陀頭達僧問答》，收於《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·堪輿集成》第24冊，合肥：黃山書社影印版本不詳，1995年。

[明]王禕：《青巖叢錄》，收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：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3冊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影印清同治胡鳳丹輯刊本，1985年。

[明]徐繼善：《重刊人子地理須知》，收於李升召主編：《故宮珍本叢刊》第411冊，海南：海南出版社影印明隆慶三年刻萬曆十一年梅墅石渠閣補刻本，2000年。

[清]丁芮朴：《風水祛惑》，收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：《叢書集成續編》第43冊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，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苕溪丁氏刻月河精舍叢抄本，1989年。

[清]陳夢雷編纂，蔣廷錫校訂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成都：中華書局影印雍正年間銅活字本，1985年。

[清]陶成等纂，謝旻等編：《江西省江西通志》，收於成文出版社：《中國方志叢書》第782冊，臺北：成文出版社影印清雍正十年刊本，1989年。

六愚：《風水概論》，臺北：武陵出版社，2013年。

李零：《中國方術續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
關長龍：《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。

(二) 會議論文集

謝聰輝：〈四隅方位：漢代式盤與道教科儀的運用析論〉，收於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編：《第二屆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——兩漢論文集》，臺北：國立師範大學，2005年。

(三) 學位論文

余格格：《宋代風水文獻研究》，浙江：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，2016 年。